

117 67 /

岫岩文史资料

第二集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1988 •

目 录

邓铁梅的如夫人张玉姝·····	汪世和 (1)
抗日女杰关世英·····	汪世和 (5)
为民族争得荣誉的科学家 ——赵寿芳·····	汪世和 (14)



伪满洲国岫岩县协和会内幕·····	杨海元 (22)
伪满时期日寇在岫岩的统治·····	汪世和 傅毓峰 刘融 (26)
伪满岫岩县“国势调查”情况·····	汪世和 (34)
伪满基层行政单位 街村制概况·····	刘 融 (36)
日寇在岫岩的暴行·····	傅毓峰 汪世和 (59)



中国少年铁血军·····	汪世和 傅毓峰 张醒 (50)
--------------	-------------------

邓铁梅的如夫人张玉妹

汪世和

张玉妹，岫岩县哨子河乡岔沟村小蔡家沟人。一九一〇年生，父亲张树生，母肖氏，第一，姊妹四，居行三。她中等身材，少有姿色，伶牙俐齿，颇具辩材。虽出生于穷乡僻壤，但出落得落落大方。按当时她的家庭生活条件及封建社会的妇女地位，她是不具享受教育的机会的。但因其父叔均走上了劫富济贫的绿林行道，因而她在家无法安居。先到岫岩街小学求学，实际是避难；后因父叔之事风声渐露，又转入大孤山崇正小学，不久又转入安东女中，“九·一八”事变前，由安东女中毕业。

张玉妹有个堂叔张树芝，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一九二九年邓铁梅任凤城县公安局长时，他们之间已互相依重，及至邓铁梅在尖山窑树旗抗日后，接触更为频繁。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旬，邓铁梅在文家街鏖战日寇，取得胜利后，进驻董家堡子稍事休整，张玉妹之堂叔张树芝也在董家堡子，他早就受邓铁梅之托，拟寻求一位有点学识，并能参加抗日，过共同生活的伴侣。恰逢良机，张树芝亲去

三华里外小蔡家沟找张玉姝说：“你也不小了，终身大事也应当处理了，我看邓铁梅虽然年龄大些，但是个难得的人物啊！你如果相信叔叔，我可以给你提媒。”张玉姝没有正面允诺，也没有拒绝。随后，他又向邓介绍张玉姝的学历、年龄、相貌、身材等等，邓铁梅同意先会会面。结果双方同意，举行了简单婚礼。从此，张玉姝与邓铁梅并肩战斗，过起戎马生涯。

张玉姝身体素质较文弱些，但为了和邓铁梅共同抗日，就努力学会骑马。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直至一九三三年末，伴随着邓铁梅转战于岫、凤、庄、安毗邻山区的百里方圆之内。平时，日寇对自卫军采取极其残酷的讨伐。因山区住户被并走，食宿无着，大部队的行动，动辄受到掣肘。邓铁梅为适应山区游击战，只得把大部队化整为零。大部分战士化装成农民，张玉姝也弃马徒步。后来她隐匿在尖山窑北二十余华里的钓鱼台荒沟亲属家中。

一九三四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前后，驻尖山窑的日寇从窑洞口中得悉了张玉姝的行踪，遂纠集日伪军百余人，包围了张玉姝的住处，妇女孩子惊吓万分，嚎啕大哭。男主人极力安慰张玉姝，让她变更姓名，不承认身份。但张玉姝唯恐连累别人，夺门而出，在大院中高呼：“你们不是为俺张玉姝来的吗？我现在手无寸铁，不会抵抗，请你们斯文些进院，不要吓坏老百姓。”敌伪见她报出姓名，遂取出像片对照，才丢下了老百姓，让张玉姝上马，押赴尖山窑。

日伪军对张玉姝不断地进行审讯，以期捕捉邓铁梅，但张玉姝矢口否认邓铁梅的情况。

汉奸翻译王某，别有用心地对日寇说：“张玉姝很倔

强，一时难说服，交给我慢慢地问，要放长线钓大鱼啊！”日寇答应了。王翻译是想“箭双雕”，既想从张玉妹的口中捕获邓的线索，又想把她据为己有。他认为张玉妹是软弱人，经不起恩威并施的。他天天献殷勤，亲自供给好饭好菜，问寒问暖。当张玉妹少微假以颜色后，便恬不知耻地说：“就凭你的芳春，为什么不找个般配的伴侣呢？跟着马胡子走，能有什么好下场？且你已被俘，插翅难逃，趁早下个决心和老邓一刀两断，否则，他也无力来搭救你的。”张玉妹说：“我念几天书，只知道女人应从一而终，况且老邓仍在为人民抗日呢。”王翻译一而再，再而三，接连碰壁，虽兽欲颇炽，但投鼠忌器，尚未敢公然逼婚。

在偶然一个机会，王翻译得知张玉妹的唯一的弟弟张文燮将在三月间结婚，他便打起了主意。先找驻尖山窑伪军郑营长商议，决定让张玉妹回家，参加其弟婚礼，同时秘密派伪军二十人，化妆农民，充当贺客，暗藏武器跟梢。目的是对张玉妹假献殷勤，意在软化；又拟籍机捕捉邓铁梅。

这些鬼鬼祟祟的勾当，汉奸们以为愚弄一个女人是不成问题的，哪知张玉妹当即识破奸计，于是将计就计，大大方方赶回母家。

邓铁梅一方面在张家的前后山制高点部署二十多名战士，以防不测，另一方面自己也化妆为贺客。张玉妹及邓铁梅在张家相见时，佯为不识。当贺客酒酣时，邓张遂秘密相会。张玉妹先告诉丈夫：“有密探跟踪”。邓铁梅说：“我有准备”。张玉妹又对邓铁梅说：“你放心，我决不会有玷辱你人格的行为。王翻译有千条妙计，我有一个拚死决心，我如生存，你要一心抗日，不需牵挂；我如被害，你为家仇

国恨，更必须和鬼子拼到底。一句话，万万不要动摇抗日决心。”半个小时难得的相会后，在依依不舍中离开。

饭后，张玉妹辞母回尖山窑。敌探此行一无所获，也尾随而归。此后，王翻译多次向张玉妹逼婚，又找出郑营长来帮腔，但均被张玉妹婉言拒绝。当时，三角地区曾有人谣传张玉妹已顺了王翻译，那是蓄意中伤。而张玉妹后来被杀于沈阳浑河沿，即可不辩自明。张玉妹在幽禁中又一次遭受打击：邓铁梅被密探告密，在弟弟张文燮婚后一个多月，被伪军逮捕械押到尖山窑。

王翻译皮笑肉不笑地对张玉妹说：“你日夜想念的老邓，已来到尖山窑，你可以和他共同生活了！”张玉妹默不作声，表情十分厌恶和憎恨。此后，王翻译和郑营长三番五次地动员张玉妹去劝说邓铁梅投降并招抚部属。同时，邓铁梅也经常受到他们的威胁利诱。张、邓可谓难夫难妻，他和她的抗日毅志，迄不为日伪花言巧语所蛊惑。日伪们在无可奈何下，把张、邓双双押送凤城县。在凤城时期，日伪当局曾以高官厚禄诱胁邓铁梅，也曾以夫妻团聚哄骗张玉妹。日伪伎俩均遭失败后，遂又并押送到沈阳陆军监狱。

邓、张在狱中吃的藕可以，睡的不同于一般囚犯，敌人的花招，是明显的。过了几天，果然把张玉妹带着去会邓铁梅，让她劝降。当敌人离开后，邓铁梅面对共同受难的妻子非常难过。而张玉妹却说：“我决心按照你意去做，头可断，血可流，决不会给你丢人。我和你一块走！”当邓铁梅在沈阳陆军监狱被杀后，张玉妹也在沈阳浑河沿被枪决。邓、张夫妇，为中华民族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一九八七年四月

抗日女杰关世英

汪世和

“九·一八”事变后，辽南地区遍地燃起抗日烽火。但抗日队伍中，不仅领导层缺乏巾帼英雄，就是士兵中也少有妇女，能填补当时抗日义勇军这一空白的唯关世英之一人。

一、关世英身世：

关世英，满族，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三七年三月，在一次与日寇战斗中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关世英家住岫岩县大营子镇横山村关家堡子。当时家有十六口人，薄田二十亩，蚕剪子五把，房子三间。其父兄弟九人，居行三，务农为业。母亲沈氏，也是满族，家庭妇女。关世英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家庭生活水平不算太低，由于封建社会的重男轻女旧观念的影响，关世英没有读过书。但关世英天赋聪明，言谈举止，颇具修养。她仪表超人，弯弯的柳叶眉，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她身高一米七〇左右，纤细而得体。当地老年人回忆说，关世英在十里八村内是数得着的漂亮姑娘。她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庸中佼佼，因而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筛选极苛，曾不知有多少媒婆

吃过她的闭门羹，她的双亲对她也啧有烦言。

二、慧眼识英雄：

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世英的聪明美丽更为众人瞩目。一九三三年八月，抗日将领赵庆吉（绰号赵黑子）率队宿营于关家堡子。对于关世英的一切一切，早已充满了赵的耳鼓。他又正值丧偶，于是央求地方人秦世楼向关世英求婚。秦某推脱说：“关世英可不是一般姑娘，过去给她提媒的人很多被她挖苦了，我何必讨无趣呢！”赵说：“你试试看，不是有一句这样的话吗，‘自古美人爱英雄’，我虽然够不上英雄，可我是抗日爱国者，听说她是一个正直勇武的女子，或许在这一点上能博得她的同情和爱戴。”于是，秦先找到关世英的父母说明来意。两老人怒不可遏地说：“赵庆吉真不度德量力，也不拿块豆饼照照自己，我女儿嫁那个丑鬼，不是一朵鲜花栽在粪堆上啦？今天是你来提，若是别人说出这一番话，俺们世英若不让他倒走出门才怪呢！”正当他们吵吵嚷嚷的时候，关世英走出里屋，率直地向邻人秦某说：

“我父母现在不高兴，以后再提吧。”这，虽然是一句没有结果的话，而秦某则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关世英的脾气，以前不知道有多少给她提媒人被她当面呛白。而今天能得到这缓兵之计的语气，就算不错了。秦某离去后，关世英向父母透露心事说：“看人不当只看表面，外表美而内心空空，有什么可取的呢？赵庆吉虽然绰号黑子，但他是抗日爱国者，令人敬佩，而且他身躯魁梧（身高两米），具有男子汉的气魄啊！”父母又说：“他比你大十几岁，年龄也不般配

提出的一些非原则性要求。只有一件事双方意见有分歧，那就是何时离开梨树沟。我的意见是趁夜黑尽早离开，而他们则坚持要天亮后行动，理由是住地分散，夜间一时集合不起来。我考虑再三，认为他们确实有困难，也还有一定顾虑，不可勉强，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天亮后，我率领他们离开了梨树沟。当我们走到火连寨南不远的地方时，支队已派我团二营副营长赵奎带着部队，坐着火车迎上来了。我指挥还乡团上了火车，很快地到达了本溪湖车站。寇副司令员带领一些人员及群众，正在站前广场欢迎我们呢！

我回到本溪后，通过支队作战参谋高占魁得知，赵国泰司令员指挥二团，经过激烈的战斗，于30日24时，攻克了平顶山据点，俘虏了近三个连的敌军。至此，本溪市区全部解放。

解放本溪的战斗，共歼灭敌人正副团长以下30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枪炮、弹药及作战物资。

31日8时许，支队政治部主任李彩荣、作战科长王戎伍来到了支队指挥所，会同支队首长一同向水楼子山走去，发现敌人迫击炮阵地丢下不少炮弹。又见炮阵地修筑得很坚固，射向、方位、距离标得很清楚。司令员说，昨天就是这个阵地发射出的炮弹干扰了我们的指挥，还打死我们一名侦察员。

首长们正在观察、议论中，突然发现从山下碉堡里走出十几个国民党兵，我警卫人员当即令其停止前进。他们回答说：“我们是来投降的，请长官宽大处理！……”

10时许，支队首长根据总的情况和再战需要，立即调整了部署，把预备队调上来归回原建制，除二团驻宫原（现平山地区）外，支队的直属队、一团、三团、本溪县保安团等驻本溪湖。不久，独立第一支队，奉命改编为独立第十四师（原下属的第一、二、三团，分别改为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团），归第一兵团指挥，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肖华。改编后的独立第十四师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都抓紧时间进行整顿补充，准备迎接解放沈阳的新任务。

的左右手，参赞军机，谋划策略。下战场就和群众促膝谈心，宣传抗日道理。每当宿营时，官兵或休息、或谈唠，而她除对赵庆吉的食宿事必躬亲外，特别关心士兵的温暖，给士兵缝缝补补，浆浆洗洗，士兵的困难，视同自己的困难。当时打日本，是民众的自发组织，根本没有生活待遇，她深怕士兵生活有困难，她省吃俭用，用手中仅有的一点现款，去照拂困难士兵。士兵们既把她尊敬为贴心的领导，又爱护她如如来菩萨。关世英在士兵的心目中享有较高的评价。

四、说服亲人：

关世英的家乡大营子镇，原名尖山窑村，是冈峦起伏，群山绵亘的山区。在自卫军邓铁梅的领导下，以尖山窑为根据地，给予日寇以极大反击。

关世英与赵庆吉结婚后参加了抗日军。与此同时，她大姐关世清也嫁给了自卫军丁旅长。关世英预感到凶恶的日寇对自己家属是不会放过的。她一方面安置父母避难，一方面动员两个哥哥一同参加抗日。大哥关德云、二哥关德新在“九·一八”前，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质朴善良的农民，目前虽亲眼看到日寇强奸掠夺、杀人如麻，但总存侥幸心里，以为自己未介入任何组织，或者不会发生意外，愿安心当个农民。关世英对两个哥哥说：“日本鬼子杀人都杀红眼了，一般百姓都躲不了他们的凶手，何况咱们家呢？我们如株守家园，不起来抗日，等于坐以待毙，就不如快快起来，共同对敌。我们有四亿同胞，鬼子人口不足我们四分之一，俺们四个人对付他们一个人算够本，如能一个对付一

这一天终于到了。锦州、长春的解放，鼓舞着辽沈地区广大军民。作为沈阳外围重要据点、祖国煤铁之城——本溪的解放，也拉开了序幕。10月29日，大家都在最后检查着进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县委要求，机关物品能带的尽量带走。实际上，那时处在战争时期，机关根本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县委书记汪之力摆书的那个书架就算是大物件了。其余同志除了一件行李和简单的工作器具之外，再也没有什么。

29日这一天的晚饭后，不少同志沿着草河口前后街漫步，默默告别。当时的草河口街并不繁华，除了来来往往的军政人员外，街面上看不到多少人，也没几家象样的商店。可是当人们就要离开她时，反面有些留恋。因为是在战争环境下，特定的历史条件把这些南南北北的人们，集中到这个并不太大的镇子上来了。大家和她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了近一年的时间，不要说对这里的群众，就是对一草一木都会勾起情感。我们秘书室的同志，很自然地到了西沟口北山坡上的一块庄稼地，那是我们小单位的开荒地。因为当时环境困难，党号召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实行自力更生。上级对每人一年只负担10个月的供给，另两个月的伙食必须靠自力更生解决。我们看着刚收割完的苞米和长势很好的萝卜，就又给萝卜拔了最后一遍草。

10月30日上午9点左右，入市干部登上了由安东（丹东）开往南芬的火车。在火车上，大家的心情很激动，都为参与解放和接收本溪而自豪。真想一下子就能飞到本溪！可是火车却跑得很慢。因为当时煤炭缺乏，火车头的燃料是废旧道木，再加上所有铁路桥墩都因战争原因被炸毁，恢复通车时，都是用道木码起来的临时简易桥墩，火车只能慢速运行。当我们到达南芬下车时，才知道同车到达的，还有安东、凤城等地的干部。这时的南芬，一下子集中这么多人员，顿时显得格外热闹。午饭后，大家听取了一直活动在边沿区、经常秘密进出本溪市的县委城工部同志对本溪情况的简要介绍。

的，有朝一日，他们若是落入我的手中，我也如法泡制啊。”来人去后，关世英一如平时。第三天就得知父亲被鬼子从大山咀带到限子杀害了。

日寇在抓关世英父亲的同时，她的二姐世勤、四妹世华及侄子关成悦也一同被抓。她二姐世勤，被带到火石岭子时，因天寒衣单，瑟缩无力迈步，被日寇枪杀于路侧。四妹世华极其艰难地走到限子，日寇怒骂毒打，但她寸步不能移，日寇砰然一声，倒身于血泊中。人声嘈杂中，其侄关成悦乘机脱逃。但成悦的母亲又在沙金厂被日寇抓到，枪毙于沈家河沿。

当关世英父亲关殿成及姊妹嫂嫂遇害时，其母亲藏匿在苏子沟亲属家。一九三七年春汉奸告密，被鬼子抓到。同时被抓走的共有四十多人。其中有的是关世英的亲属，有的是抗日军的家属，也有的是支援抗日军的人士，他们统统被绑到鸡冠山蚌水岭，惨无人道的日寇竟予以集体活埋。然后又捕去她的七叔关殿珍，及关殿珍长子德均、三子德润，此而不足，又把关殿珍的内弟张玉喜捕去杀害。

日寇穷凶极恶地残害关世英的一家及其亲属，但没有丝毫动摇关世英的抗日决心。相反越发地激起了广大群众对日寇的仇恨，特别是复仇的烈火使关世英横下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六、抗日的足迹：

关世英自一九三三年秋与赵庆吉结婚后，就一直与之并肩战斗。及一九三五年秋，她又成长为一名有经验的指挥

名同志去接收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在我们到达这个单位（即溪湖区文化馆址）时，三名国民党职员正在准备吃早饭。我们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通知他们在饭后到县政府去报到。

入市后，大家根据市委领导和军管会的要求，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东北野战军颁布的新区作战入城布告，非常注意群众纪律。进城后的第一顿饭，是在原胜利电影院胡同口，就地支起锅灶做成的，而锅盖不够，就用草袋子代替锅盖。当时街面上有的人还在使用国民党的“流通券”而不敢要我们的货币，经过宣传《入城布告》，宣布国民党的货币作废、并告诉群众国民党就要全部崩溃之后，群众顾虑才逐步打消。他们积极帮助维持社会秩序，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检举潜伏的敌特和其他坏人。

进市后，很快就以原本溪县委机关干部为主体，组成了本溪市委机关。机关设在溪湖东山铁工街的一幢二层白砖小楼里。（现已变成平房住宅）当时机关人员上至市委书记汪之力、代理市长王甦等领导，下至警卫班、炊事员、马夫，总共只有 30 几个人。既然是机关就得有块牌子，我和李东英同志找了一块一米来高的木牌子，写上本溪市委政治部的字样就挂在了小院门口的半截砖墙上。

在进市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市委领导的工作重点：对农村，继续坚持发动群众开展新解放区土改工作，并开展建政工作；在城市，主要是开展对群众的政策教育，稳定社会秩序，发动工人和群众开展献纳器材运动加速恢复生产。在本溪被围期间，群众几乎家家断炊。政府随即开展救济工作，发放救济粮，有的工人一家就领到八九百斤苞米，他们手捧粮食含着泪说是共产党救了他们。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市委在溪湖北山剧院召开了全市工人大会，市委书记汪之力在这个会上向全市工人群众做了动员报告。为了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市委又在溪湖大白楼（本钢原办公大楼）大会议室召开了进市后的第一次党员大会，约二百多人参加。城市刚解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深感干部之不足。市委连续举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使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工作岗位。在这期间，东北局

努咀一递眼神，就不知被枪杀多少人。但提岛叫跪着他不敢站着，奴颜婢膝，吮痂做子，丑态百出。关世英父亲之被抓，以及其家属亲戚之被害，都是出于密探杨凤阁之毒手。还有一次，提岛队长率日伪军百余人闯进荒地的二道沟连杀带砍死去六十多人，就是由于他告密，说此地百姓全部通匪、济匪、窝匪。此时，连长说外边有请，他兴高采烈，以为又有人来给送钱，便毫不迟疑地迈开大步出去。一出大门，立即认出是抗日军，马上瘫倒在地。赵庆吉不容置辞，喊令五花大绑押赴大汤沟黑沟。把杨密探放在大柴堆上烧死，关世英“以牙还牙”的意愿实现了。关世英协助赵庆吉收缴土匪，惩治密探，显示出一个指挥员的指挥能力。

七、宁死不辱：

日寇杀害关世英亲人、家属、亲友，意在瓦解抗日军的斗志。但抗日军并没有被吓倒，照常活跃于三角抗区。于是日寇督率伪军，对抗日军施展出许许多多的剿抚办法，并屯并户、竖寨栅、圈围子、拉大网、坚壁清野，所以进入一九三七年以后，抗日军的行动遇到严重困难。为避免和日伪军的正面作战，经常隐身于深山老林中。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一天，关世英和赵庆吉率领部队七十余人，在四方砬子（尖山窑北约十余华里）制高点拟稍事休息，不料被敌探侦知，驻尖山窑的日伪军倾巢出动，又电邀驻哨子河及小汤沟的日伪军，分路向四方砬子包抄，天未破晓，战斗打响。敌人以密集的炮火，猛向抗日军轰击，三小时后天已大亮，敌伪攻势越来越凶，突然赵庆吉的嘴唇被流弹穿成豁口，士兵有的也倒在血泊之中。关世英察觉到情况严重，遂对赵庆吉说，咱们和卫士姜发财集中火力，瞄准敌

人指挥所所在地，轮番猛射，让兄弟们全部突围。赵庆吉同意后，遂命令部队，向敌人炮火稀疏方向猛冲，及部队大部分突围后，敌人的炮火越逼越近。传来敌人的喊话声：“抓活的！抓住关世英……”关世英对赵庆吉说，你和卫士快快突围，由我作掩护。赵庆吉尚在犹豫时，关世英说：“我死了无所谓，留之你可以报国仇家恨。”这时敌人的枪炮声，吼叫声，一阵紧似一阵。赵庆吉只得割舍了一切，突出重围。卫士姜发财由于平素受到关世英的种种关怀，当此生死关头，义不愿独生，仍伴随关世英猛射敌人。突然，关世英双腿遭受机枪扫射，膝盖处被打断。关世英似尚未发觉已负重伤，仍双手持枪猛射，边射边严厉地命令姜发财快快突围。当姜发财跑出几步回顾关世英时，她正握住匣枪对准自己的胸口，说时迟，那时快，砰然一声，倒于血泊中。抗日军还击的枪声沉寂后，日伪军才敢靠近。斯时，关世英已玉殒香消，打破了鬼子想活抓关世英的恶梦。

斯役，由于关世英、赵庆吉、姜发财三人的舍死忘生掩护士兵突围，所以抗日军牺牲较小，而多于我数倍之日伪军虽有其优越的炮火，竟被抗日军打死二十多人。关世英在此次战斗中，双手挥舞匣枪掩护丈夫，最后一息时，唯恐被俘受辱，毅然持枪自戕，可谓壮矣！

一九八七年三月

为民族争得荣誉的科学家——赵寿芳

汪世和

赵寿芳，字眉叔，生于公元1895年，卒于公元1954年，世居岫岩县红旗乡矿山村。1923年由北京工业大学（后改北京工业学院）毕业，1924年12月赴美留学，在美国奇异电气公司边学习边实习两年。在电工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打下了良好基础。之后，逐步成为东北电业巨子，在电业领域中，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眉叔幼年读私塾，启蒙老师是他堂叔赵文楼。其父赵振昌，字海山，出身于小学教员。民国十三、四年间，历任岫岩县劝学所（相当于现在的教育科、局）委员，在教育战线上曾大声疾呼：要向愚昧宣战，要向科学进军。赵眉叔以后在科学领域之所以有所成就，受乃父的影响与鞭策有极大关系。

眉叔读私塾四年，五经四书完篇后，考入岫岩南校中学，因聪明勤奋，学习一贯优异，很受岫岩普宿何星彩的青睐。中学毕业后，乃父拟为其谋一枝栖，协助维持家庭生计。在老师、亲友的帮助下，得以于1919年2月考入北京工业大学。节衣缩食，克服困难，以顽强毅力修完大学课程。

眉叔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1923年1月被张氏父子主办的辽宁电厂聘任为工程师，在辽宁电厂负责技术指导工作。二年后，该厂厂长奚某，发现眉叔对电工学有专长，而且工作勤奋，看出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遂极力向张学良推荐。于1924年12月眉叔被派赴美国留学。赴美后勤工俭学，不仅不花用公费，还将收入所得一部分按月给家庭寄款。

1927年1月眉叔从美国学成归国，仍在辽宁电厂工作。因电厂发电量不敷沈市需用，于1928年4月在沈阳小北关大酒壶（地名），由其亲自负责，筹建新的发电厂并运转发电。厂建成后，为示区分，名原来的电厂为南厂，新厂为北厂。

眉叔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建成新厂，自任厂长。并于厂内附设电工学校，招收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学员，学程二年，属于专科。眉叔兼任校长，并亲自讲课，持续招生，前后六期，每期一班，每班五十人，培养出一大批骨干力量。这些人，为以后东北电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北厂由于眉叔的精心经营，加之一批批新生技术骨干投入工作，其精神面貌、经济效益在短暂的时间里，都超越了南厂，因而引起同业者的忌妒。南厂自恃厂令长，时时处处想扼杀北厂，然北厂却日渐发展，并且电费较之南厂低，对工商业户用电、群众用电给予极大方便和廉价，为祖国的工商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1928年前后，日本垄断资本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我国实行政治、经济的掠夺，而安市（即丹东市）更是日本侵略者的重心。他们对我们的工商业不仅采取有形